

《复》卦与冬至节气：天地人融通的文化蕴涵

黄黎星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 在古代天文历法发展史上,冬至是最早被测定的时间节点之一,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周易》的《复》卦,从象数模式到义理蕴涵,都与冬至节点形成了密切的联系。历代学者都对此展开阐释发挥,其中具有天地人融通的丰富文化蕴涵,包括“七日来复”所含藏的天道运行规律,“复其见天地之心乎”所引申出的人性、修养论的哲思,“先王以至日闭关”延伸出的制度文化。通过《复》卦与冬至节气关联性的论析,可以认识到易学与天文学存在密切关系,并已积淀为极具特色的文化传统,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和深刻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 冬至;《复》卦;易学与天文历法;文化蕴涵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7-3853(2024)02-0189-07

Fu Diagram of *Zhouyi* and the winter solstice: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the integration among the three essential elements—heaven, earth, and man

HUANG Lixing

(School of Literatur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development of ancient astronomical calendar, the winter solstice is symbolic and significant, because it is one of the earliest determined points in time. From the patterns of image-numerology to the implication of the theory, the Fu Diagram of *Zhouyi*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winter solstice. Scholars of generations have explained and developed this phenomenon, which has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the integration among the three essential elements: heaven, earth, and man. It includes the law of the operation of heaven and earth contained in “a period of seven days”, the philosophy of human nature and cultivation theory derived from “the repeated circulation of heaven and earth”, and the institutional culture extended from “the ancient emperors stipulated that the people should rest on the winter solstice day”.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Fu” diagram and the winter solstice, it can be recognized that 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Yi-ology and astronomy, and it has accumulated into a unique cultural tradition with unique cultural value and profound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Keywords: the winter solstice; Fu Diagram of *Zhouyi*; Yi-ology and astronomical calendar; cultural connotations

中国古代天文学,滥觞自远古。古代先贤仰观浩瀚苍穹,俯察方位分野,记录天象变化,确定星宿排列,测算日躔月离,创制演进,从观象授时到制定历法,“敬授民时”“以前民用”,发展出包罗众多形态、记录丰富数据、极具精妙特色的以历法制定为核心的天文学,这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

载体和章彩显现。冠居群经之首的《周易》,在儒家经典中地位尊崇。作为经学中的一个分支,易学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发展演变,不断地融汇历代学者丰富多彩的思想智慧,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诸多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易学与天文历法也曾产生了紧密的交融关联。首先,《周易》

收稿日期:2023-05-15

作者简介:黄黎星(1965—),男,福建南安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易学与古代思想文化、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哲学。

经传中本就含有天文历法的相关内容。其次,古代天文历法曾以易学作为经典依傍。再者,易学的发展、易学体系的建构也曾援引天文历法的内容。因此,易与历的交融,既呈现出极具特色的建构形态,又含藏着丰富的思想意蕴,直至当代,仍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和深刻的启发意义。

一、冬至节点的天文历法意义

冬至是古代天文历法发展过程中,最早被关注、被测定的一个节点,这应该是事有必至、理所固然的。在“观象授时”的远古时代,古人通过观察北斗七星斗柄所指方向来确定时间。《鹖冠子》(相传为战国时楚国隐士鹖冠子所作)云:“斗柄指东,天下皆春;斗柄指南,天下皆夏;斗柄指西,天下皆秋;斗柄指北,天下皆冬。”再稍加细分,斗柄指向寅位,为立春;斗柄指向子位,为冬至。《尚书·尧典》中记载了“四中星”之说:“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1]此即尧帝时根据日行黄道所处星宿位置不同,来确定“二至”(冬至和夏至)“二分”(春分和秋分)。但是,观测斗柄指向的“斗建”法,或者观测日行星宿位置的方法,都只能大略地确定时间,在“观象授时”时代或足敷用。

在古代,较为精确地观测到冬至节气点,主要依靠工具与技术上能够实现精确化的“圭表测影”法。圭表是度量日影长度的一种天文仪器,由“圭”和“表”两个部件组成,垂直于地面的直杆叫“表”,水平放置于地面上刻有刻度以测量影长的标尺叫“圭”。考古发现,早在公元前 20 世纪陶寺遗址时期,我国中原地区就已使用圭表测影。根据《周礼》《周髀算经》等古籍记载,三千年前,周公旦曾于河南登封采用过圭表测影法。圭表用以“揆度日影,以效阴阳”,既可以辨方正位,又更利于揆气定时。

太阳绕着黄道进行周天旋转的“视运动”为:夏至日行极北,日中时刻,表影最短;冬至日行极南,日中时刻,表影最长;春分和秋分太阳出没于正东西,日中时刻表影居中。这四个节点不仅在观测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且更是建构历法回归年的四个时间标记点。随着太阳周期运动计算以及岁首确定的需求,冬至作为一个天文年度

起算点的传统逐渐形成。然而冬至点并非总发生在日中,它可能出现在一天之中的任何时刻,因此,为求得准确的冬至时刻,古人就必须对冬至日影进行连续不断的长期测算。古人观测发现,以四年为周期,冬至正午的日影,逐渐回到原处重叠起来,遂知四年即 1 461 日的日影回复,以四除之,得一年日数为 365.25 日。这个数值,已经非常接近现今精确测定的 365.242 5,可以作为最基础的核心数值来制定历法了。这个每年奇零的 0.25 日,为一日的四分之一,古代的“四分历”名称核心意义就指这个。

通过圭表测影,古人也可以测定出与冬至相对的夏至节点。《周礼·春官·大司乐》记载:“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夏日至于泽中之方丘奏之”。《周礼·春官·家宗人》记载:“以冬至致天地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魑。”《周礼·地官·大司徒》记载:“日至之景尺有五寸。”《礼记·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左传》屡言分至启闭,于《僖公五年》记录:“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杜预注:“周正月,今十一月,冬至之日,日南极。”又于《昭公二十年》记录“日南至”。传世文献与考古资料可以综合地证实:至迟到春秋中期,先民已能够完熟地使用圭表来确定二至(冬至、夏至)日,即将正午表影最长的那一天定为“冬至”,正午表影最短的那一天定为“夏至”。同时,用圭表测影,观测中间刻度也容易测定“春分”“秋分”的节点。所以,“二至”“二分”是最早被测定的节气。这就是《后汉书·律历志》后来所总结的:“日道发南,去极弥远,其景弥长,远长乃极,冬乃至焉。日道敛北,去极弥近,其景弥短,近短乃极,夏乃至焉。二至之中,道齐景正,春秋分焉。”^{[2]3055}

先秦时期,古人已将冬至所在的月份定为子月,周朝曾将子月(冬至所在月)定为岁首,也就是《诗经·豳风·七月》中所显示的周历。该诗同时使用夏历称谓:“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此“月”用夏历;“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此“日”用周历。古代历法制定,又特别重视冬至,如现存第一部有完整系统数值的历法《太初历》,它的制历起点是“律首黄钟,历始冬至,月先建子,时平夜半”^{[2]3061}。据《汉书·律历志》记载:“至于元封七年,复得闾逢摄提格之岁,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岁在子,已得太

初本星度新正。”^[3]遂改元封七年为太初元年(前104)。司马迁《史记·天官书》说:“凡候岁美恶,谨候岁始。岁始或冬至日,产气始萌;腊明日,人众卒岁,一会饮食,发阳气,故曰初岁;正月旦,王者岁首;立春日,四时之卒始也。”^[4]司马迁在此指出“岁始”有四种含义。第一,冬至是最早被测定的时间节点之一,具有重要的天文历法标志性意义。“产气始萌”,指阳气(白昼)逐渐回复(增多),以冬至时刻为年的起点,便于计算一个历法年的长度,《史记·历书》就是以它为起点的,所以冬至日是历算上的岁始。第二,腊明日,就是腊八的次日,这是一个祭祀周期的开始。这一天“人众卒岁,一会饮食”,这是新的祭祀年的初岁。第三,正月旦,指的是由“王者”制定颁行的历法的正月初一,称为岁首。在中国古代,“定正朔”本就是王权的体现,西周以来就有天子“告朔”的制度。从所谓“古六历”,到西汉时期的《太初历》,到清代的《时宪历》,中国古代曾制历法达104种(据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绝大部分都是由中央王朝主持修订和颁布施行的。第四,立春日,是“四时”的终始点,司马贞《索隐》说“谓立春日在去年四时之终卒,今年之始也”。简明地说,不同的岁首有四种:一曰回归年,以冬至日为岁首;二曰祭祀年,以腊明为岁首;三曰历法年,以正月一日为岁首;四曰节气年,以立春为岁首。

据古籍记载,“二至”“二分”之后,首先被测算和安排的节气是“四立”,即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四立”在“二至”“二分”之后被测算,分为“启”(立春立夏)“闭”(立秋立冬)。古代节气,除“二至”“二分”时刻属于通过圭表可实际观测所得的数值,此外的各节气均采用“平气法”测算,至清初《时宪历》后,才使用“定气法”测定。《左传·僖公五年》曰:“凡分、至、启、闭,必书云物。”成书于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中有十二月《纪》,在孟春、仲春、孟夏、仲夏、孟秋、仲秋、孟冬、仲冬这八个月,分别安插了八节,分别是立春、日夜分(即春分)、立夏、日长至(即夏至)、立秋、日夜分(秋分)、立冬、日短至(即冬至)。“二至”“二分”与“四立”这“八节”确定之后,才逐渐形成完整的二十四节气。我们今天仍然沿用的二十四节气,在现存古籍中最早最完整的记载是《淮南子·天文训》,其所记载的全部名称和顺序与今全部相同。《汉书·律历志》所载略有不同,

不同处为:雨水、惊蛰前后顺序对调;清明、谷雨前后顺序对调。)以平气法测算,二十四节气以五日为一候,三候为一气,六气为一时(一时即现在说的一个季节),四时为一岁,所以一岁有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

应该说明的是,从冬至、夏至开始发展出的二十四节气,其观测和确定,依据的是日影,实际上也就是依据太阳“视运动”的黄道轨迹,与月行(视运动)周期无关,这是中国传统历法中“太阳历”的部分。至于配合月相变化的朔望周期,古代历法是以置闰法来调整的,“十九年七闰”法实际上就是取日行黄道周期与月相朔望周期的“最小公倍数”。古代历法由此发展出“章”“蔀”“纪”“元”的计算与编制形态。“十九年七闰”称为章,四章为一蔀,二十蔀为一纪,三纪为一元。《淮南子·天文训》中对此已有阐述,《后汉书·律历志》有更为系统的解说,可参看,此不赘述。

二、《周易》《复》卦与冬至节点

冬至节气,是太阳视运动的动态“折返点”。冬至是“日南至”“日短之至”“日影长之至”,同时,又是阴极之至、阳气始生,是阴阳二气扭转变化的枢纽、节点。自冬至起,天地间阳气兴作渐强,而人人可以感知的直观形态就是白昼渐长、夜晚渐短。这阴消阳息的天文历法形态和原理,正与《周易》的《复》卦的象数形态与义理内涵相同、相通。

就《周易》经传来看,《复》卦是《周易》第二十四卦。卦序上,《复》在《剥》卦之后,《序卦传》说:“物不可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即事物不可能终久剥落穷尽,必定是穷尽于上,回复于下。这与天文现象上由夏至的白昼最长,到秋分的日夜均等,再到冬至白昼最短,且经此节点再转化回复成白昼渐长趋势的形态相吻合。再看《复》卦的形态,以六爻之整体观之,就极具鲜明特征:一阳在下,五阴在上。虽然是一阳五阴,初九这一阳爻看似势单力薄,但它却符合天道循环的规律,蕴含着强大的生命力,充满勃然不可遏止的生机,这与冬至节点之后阳气回复且日渐增长的天道循环规律相吻合。再以下震上坤的卦象组合形态观之,震为雷,坤为地,雷在地中之象,象征着广袤大地中正在孕育蓬勃的生机,也预示天地阳气回复、品物咸亨的情状与态势。

《复》卦辞曰：“复：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彖传》曰：“复，亨，刚反，动而以顺行，是以‘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利有攸往’，刚长也。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彖传》以“刚反，动而以顺行”（阳刚之气回复上升，顺畅通行）、“天行也”（天道运行的规律）、“刚长也”（阳刚之气日益增长）来阐释卦辞，仅就其与冬至节气点联系来看，也在义理上形成融通。正因如此，《彖》辞最后赞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意为回复的义理，体现出天地孕育化生万物的本心。将《复》卦与冬至的节点相联系，《大象传》的说法更为明确：“雷在地中，复；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这里的“至日”，指冬至日，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虞翻曰：“至日，冬至之日。”汉代易学家均无异议。王弼《周易注》曰：“冬至，阴之复也。夏至，阳之复也。故为复则至于寂然大静，先王则天地而行者也。动复则静，行复则止，事复则无事也。”^{[5]39}王弼认为“至日”包括了冬至和夏至，孔颖达《周易正义》承王弼之说，疏解曰：“先王以至日闭关者，先王象此复卦，以二至之日闭塞其关，使商旅不行于道路也。”^{[5]39}近代易学家尚秉和先生也认为“至日”兼指冬至与夏至，他说：“曰至日，则兼二至言也。《姤》云：施命诰四方。即诰戒商旅将闭关也。《易林·晋之解》，所谓二至之戒也。盖古最重二至。《汉书·薛宣传》：日至休吏。所繇来久。《后汉·鲁恭传》：易五月《姤》用事，先王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是夏至亦休息，与冬至同。”^[6]但纵观易学史各家注释和解说，绝大部分还是认为《大象传》的“至日”仅指“冬至”。至于认为《复》卦经传文本（尤其是《大象传》所明言）之“至日”兼含冬至、夏至之说，亦无排斥性矛盾，可为并存之说。

易学解说体系中有一个影响广泛的易例，叫“十二辟卦”，又称“月卦”“候卦”“十二消息卦”。据考证，“十二辟卦”易例来源甚古，其说首见于《归藏》（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归藏》）。它既是汉易象数学“卦气”说中的一个重要的例则，也被西汉到晚清的历代易学家单独取出、广泛采用，具有独特、强大的解释功能，甚至还外溢出易学范围，渗透到传统文化学术的诸多领域。《周易》六十四卦中，具有特殊卦形的十二个卦分别为《复》《临》《泰》《大壮》《夬》《乾》《姤》《遁》

《否》《观》《剥》《坤》。它们的阴阳爻画构成了有规律的递变形式，将其按顺序排列，用以值配一年十二月，含有显示自然万物“阴阳消息”的象征意义。“十二辟卦”以圆图形式呈现，图中阳盈为息，阴虚为消。从《复》卦之“一阳来复”到《乾》卦之纯阳，为“息卦”；从《姤》卦之“一阴初消”到《坤》卦之纯阴，为“消卦”。《乾》《坤》两卦则称为“消息之母”。依据十二辟卦的易例，《复》卦对应的月份是子月。子是十二月（地）支（由古代“十二辰”演变而来）之首，古人将冬至所在的月份定为子月，而易家之论，更直接把《复》卦与冬至节气对应。现据惠栋《易汉学》所蒐集钩沉资料，列举《复》卦与冬至节气相关论述于下：

孟氏卦气图，以坎、离、震、兑为四正卦，余六十卦，卦主六日七分，合周天之数。内辟卦十二，谓之消息卦，《乾》益为息，《坤》虚为消，其实《乾》《坤》十二画也。……四卦主四时，爻主二十四气，十二卦主十二辰，爻主七十二候，六十卦主六日七分，爻主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辟卦为君，杂卦为臣，四正为方伯，二至二分，寒温风雨，总以应卦为节。^{[7]515}

干宝注《乾》六爻曰：“阳在初九，十一月之时，自《复》来也。初九甲子，乾纳甲，天正之位，而乾元所始也。”^{[7]526}

《春秋纬》《乐纬》曰：“周以十一月为正，息卦受《复》，其色尚赤，以夜半为朔。”^{[7]527}

《周易参同契》曰：“朔旦为《复》，（初九晦至朔旦，震来受符。）阳气始通，出入无疾。（仲翔云：谓出震成乾，入巽成坤，坎为疾，十二消息不见坎象，故出入无疾。）立表微刚，黄钟建子，（韦昭曰：十一月黄钟，《乾》初九也。康成曰：黄钟，子之气也，十一月建焉。）兆乃滋长，播施柔暖，黎蒸得常。”^{[7]528}

《月令》孟春曰：“是月也，天气下降，地气上腾。”《正义》曰：“天地之气，谓之阴阳。一年之中，或升或降，故圣人作象，各分为六爻，以象十二月。阳气之升，从十一月为始……至十月之时，六阳退尽，皆伏于下；至十一月，阳之一爻始动地中……十一月一阳初生而上排阴。”^{[7]529-530}

《易·系辞》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仲翔曰：巽四以风动天，震初以雷动地，（二变成易，故云震初。）《中孚》十一月，雷动地中。案，冬至之卦，《复》也，其实起于《中孚》，七日而

后《复》应。故扬子云《太玄》准以为中,为六十四卦之首。《易纬·稽览图》亦云:甲子,卦气起《中孚》也。^{[7]534-535}

孟喜《易章句》曰:“自冬至初,《中孚》用事,一月之策,九六七八,是为三十;而卦以地六,候以天五,五六相乘,消息一变;十有二变,而岁复初。”^{[7]535}

以上列引,仅是诸多相关论述的一部分,但已经可以表明:汉代易学象数体系在建构过程中,与《周易》经典地位提升、解释功能扩张的趋势相应^[8],积极吸纳了天文历法发展的成果,包括具体的天文观测数值、历法制定的规则;《复》卦与冬至紧密联系,具有代表性的意义,是作为文明肇始之渊藪的天文历法学,与被尊奉为“群经之原”(语出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周易》双向奔赴、彼此支撑,堪称融通结合的典型范例。也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复》卦与冬至节气,经由历代学者多方位、多角度阐释发挥,形成了天地人融通的丰富文化蕴涵。

三、天地人融通的文化蕴涵

《复》卦象数义理与天文历法的冬至节气相联系,具备了涵摄天地人融通的基础,古今学者围绕卦辞的“七日来复”、《彖传》的“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大象传》的“先王以至日闭关”这三个方面进行阐释发挥,演绎出极其丰富的文化蕴涵。

(一)“七日来复”的天道规律

《复》卦辞曰:“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对其中的“七日来复”,围绕着天文历法(冬至节气),历代易学家进行多方解说:

其一,李鼎祚《周易集解》曰:“《剥》卦阳气尽于九月之终,至十月末纯《坤》用事,《坤》卦将尽,则《复》阳来。隔《坤》之一卦六爻,为六日,《复》来成震,一阳爻生,为七日。故言‘反复其道,七日来复’,是其义也。”又引虞翻曰:“谓《乾》成《坤》,反出于震而来复,阳为道,故复其道。刚为昼,日消《乾》六爻,为六日;刚来反初,故七日来复,天行也。”^{[9]90-91}其二,《易纬·稽览图》以六十四卦中的《坎》《震》《离》《兑》为“四正卦”,其二十四爻主二十四节气,余六十卦三百六十爻各主一日。《中孚》至《复》,历六日七分,当“七日”。郑玄注“七日来复”曰:“建戌之月,以阳气既尽;

建亥之月,纯阴用事;至建子之月,阳气始生。隔此纯阴一卦,卦主六日七分,举其成数言之,而云‘七日来复’。”^{[7]521}其三,李鼎祚《周易集解》引侯果曰:“五月天行至午,阳复而阴升也;十一月天行至子,阴复而阳升也。天地运往,阴阳升复,凡历七月,故曰七日来复。《豳诗》曰‘一之日鬻发,二之日栗烈’,一之日,周之正月也;二之日,周之二月也。则古人呼月为日,明矣。”^{[9]91}侯果引《诗经·幽风·七月》为例,说明古人呼月为日。惠栋《周易述》解释说:“阳称日,阴称月。”^{[7]71}以上三种代表性的解说,简明扼要可归纳为:七爻相当于七日;六日七分,举成数称七日;七日指七卦经历七月。

黄寿祺、张善文撰《周易译注》,提出一种新解释:我国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中,保留有一种现存文献失载的周初纪日法,即按月亮盈亏规律,分每月为四期,每期七日(或因大小月有八日者),从月初至月末依序取名为“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见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一《生霸死霸考》)。据此,“七日”正为日序周期转化之数。^[10]

李鼎祚曾感叹说:“天道玄邈,理绝希慕,先儒已论,虽各指于日月,后学寻讨,犹未测其端倪。今约文略陈梗概,以俟来哲,如积薪者也。”^{[9]90}虽然,“七日来复”精确而具体的内容未臻一致,尚不能遽定,但是各说又具有观念上的共同点,即认为“七日来复”体现出天道运行的规律,认识、把握、遵循、运用天道规律,就能够顺势而为、与时偕行、趣时变通、积极进取、利有攸往。如王弼《周易注》称:“阳气始剥尽至来复时,凡七日。”“以天之行,反覆不过七日,复之不可远也。”孔颖达《周易正义》疏解说:“以天行释‘反复其道七日来复’之义,言反之与复得合其道。唯七日而来复,不可久远也。此是天之所行也。天之阳气绝灭之后,不过七日,阳气复生,此乃天之自然之理,故曰天行也。”^{[5]39}孔颖达认为,王弼注文,也吸纳了汉易象数学说,但“于文省略,不复具言”,强调和凸显的是天之自然之理,启发人们认识并遵循天道规律。程颐《周易程氏传》说:“消长之道,反复迭至。阳之消,至七日而来复。姤,阳之始消也,七变而成复,故云七日,谓七更也。《临》云‘八月有凶’,谓阳长至于阴长,历八月也。阳尽则阴退,君子道长,小人道消,故利有攸往也。”又说:“其道反复往来,迭消迭息,七日而来复者,天地之运

行如是也。消长相因,天之理也,阳刚君子之道长,故利有攸往。”^{[11]163}在阐释疏解“七日来复”的同时,程颐所强调的也是“天地之运行”“天之理”的根本规律,而落实处则在于现实人事,在于大人君子的观念和行为,亦即《乾》卦《文言传》指出的准则:“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

(二)“复其见天地之心乎”的哲学思想

关于“天地之心”,汉儒的解说自有其特色。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荀爽曰:“《复》者,冬至之卦。阳起初九,为天地心,万物所始,吉凶之先,故曰见天地之心。”^{[9]91}惠栋《周易述》综引汉儒之说作注疏,称:“冬至复加坎,坎为极心,乾坤合于一元,故见天地之心。心犹中也。董子以二至为天地之中是也。”“冬至复加坎”,惠栋引《易纬是类谋》《魏书·律历志》“推四正卦术”作疏解,疏文中说:“乾为天,坤为地,冬至天地之中,故云天地之心,心即中也。知天地之心即天地之中者,以成十三年《春秋传》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天地之中即乾坤之元。万物资始乾元,资生坤元,所谓民受之以生。故知天地之心即天地之中。”复引董仲舒《春秋繁露》文曰:“阳之行始于北方之中,而止于南方之中;阴之行始于南方之中,而止于北方之中。阴阳之道不同,至于盛而皆止于中,其所始皆必于中。”中者,天地之太极,是以二至为天地之中也。^{[7]161}这种解说,已经呈现出对形而下的质实性解说的超越,形成天地人关联性的哲学提升。

宋儒对《复》卦的解读,则明显地转向借以明“天道”之“本体”的义理探寻、哲学思考。“复,其见天地之心乎”一句,不仅成为宋儒将天地化育万物之“仁心”与人类美善纯正之“良心”相牵合融通的联结点,而且还将《复》卦从阴阳二气变化之“枢纽”,引申为人性善恶变化之“枢纽”。例如,程颐在《周易程氏传》中说:“为卦一阳生于五阴之下,阴极而阳复也。岁十月阴盛既极,冬至则一阳复生于地中,故为复也。阳,君子之道。阳消极而复反,君子之道消,极而复长也,故为反善之义。”^{[11]162}程颐将“冬至”节点,天地自然规律,与伦理观、心性论相联系,作义理解说,颇具特色。朱熹《周易本义》说:“复其见天地之心乎!积阴之下,一阳复生。天地生物之心几于灭息,而至此乃复可见。在人则为静极而动,恶极而善,本心几息而复见之端也。程子论之详矣。而邵子之诗亦

曰:‘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一阳初动处,万物未生时。玄酒味方淡,太音声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请问包羲。’至哉言也。学者宜尽心焉。”^[12]程传朱义之说,在宋明易学义理派中具有代表性。马振彪《周易学说》中引述诸多此类阐释发挥,如《横渠易说》云:“《剥》之与《复》,不可容线,须臾不复,则乾坤之道息。故适尽则生,昼夜相继,元无断续之时也。见天地之心者,天地之心唯是生物,天地之大德曰生。”刘沅《易经恒解·附解》云:“伏羲《复》卦取象,多主天道,文周引之于人事;孔兼言之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合人与天而一之矣。阴阳之气本无终始,物之得天不备者则有终始,而天地一元之理固未尝息也。”其“彪谨案”曰:“天行健不息,君子自强亦不息,合天人而一以贯之,本体之明未尝或息,特人不自见耳。能见此心光明之不息,是即见天地之心矣。”^[13]此类论述,正是对《复》卦哲理的充分阐发,体现哲学思考,引人深思。

(三)“先王以至日闭关”的制度与文化延伸

《复》卦《大象传》曰:“雷在地中,复。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虞翻曰:“先王谓乾初。至日,冬至之日。坤阖为闭关,巽为商旅,为近利市三倍。《姤》巽伏初,故商旅不行。《姤·象》曰:后以施命诰四方。今隐复下,故后不省方。《复》为阳始,《姤》则阴始,天地之始,阴阳之首。已言先王,又更言后,后,君也。六十四卦唯此重耳。”又引宋衷曰:“商旅不行,自天子至公侯,不省四方之事,将以辅遂阳体,成致君道也。制之者,王者之事;奉之者,为君之业也。故上言先王而下言后也。”^{[9]91}虞翻所言,注重卦象推衍;宋衷所论,在于制度陈述。王弼注曰:“为复则至于寂然大静,先王则天地而行者也。动复则静,行复则止,事复则无事也。”孔颖达《周易正义》疏:“先王象此复卦,以二至之日闭塞其关,使商旅不行于道路也。”“后不省视其方事也。以地掩闭于雷,故关门掩闭,商旅不行。”“君后掩闭于事,皆取动息之义。”^{[5]39}程颐《周易程氏传》称:“雷者,阴阳相薄而成声,当阳之微未能发也,雷在地中,阳始复之时也。阳始生于下而甚微,安静而后能长。先王顺天道,当至日,阳之始生,安静以养之,故闭关使商旅不得行,人君不省视四方,观复之象,而顺天道也。在一人之身亦然,当安静以养其阳。”^{[11]164}王弼、孔颖达

及程颐的解说,都指出古代圣王明君遵循天道规律,进行制度安排的义理:效法《复》卦之象,于冬至一阳复生之际,休息静养,以待阳气生发充盈。

班固《白虎通》记载:“冬至所以休兵不举事,闭关商旅不行何?此日阳气微弱,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天下静,不复行役,扶助微气成万物也。故《孝经》曰:‘夏至阴气始动,冬至阳气始萌。’《易》曰: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夏至阴始起,反大热何?阴气始起,阳气推而上,故大热也。冬至阳始起,阴气推而上,故大寒也。”^[14]《后汉书·礼仪志》还专列“冬至”一节,曰:“冬至前后,君子安身静体,百官绝事,不听政,择吉辰而后省事。绝事之日,夜漏未尽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绛,至立春。诸王时变服,执事者先后其时皆一日。”^[15]³¹²⁵这是将“至日闭关”相关义理推衍、施行于礼仪制度。《后汉书·礼仪志》又说:“日冬至、夏至,阴阳晷景长短之极,微气之所生也。故使八能之士八人,或吹黄钟之律间竿;或撞黄钟之钟;或度晷景,权水轻重,水一升,冬重十三两;或击黄钟之磬;或鼓黄钟之瑟,轸间九尺,二十五弦,宫处于中,左右为商、徵、角、羽;或击黄钟之鼓。先之三日,太史谒之。至日,夏时四孟,冬则四仲,其气至焉。”“八能士各书板言事。文曰:‘臣某

言,今月若干日甲乙日冬至,黄钟之音调,君道得,孝道褒。’商臣、角民、徵事、羽物,各一板。”除朝廷的礼乐制度安排之外,还有“冬季之月,星回岁终,阴阳以交,劳农大享腊”^[15]³¹²⁶,也与冬至节气相关。值得一提的还有《后汉书·律历志》关于西汉易学家京房推衍六十律于冬至之时“律准候气”的详细记载^[16],也属于易、律、历融通的文化制度形态。杜甫诗作《小至》前四句“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刺绣五纹添弱线,吹葭六管动浮灰”,第四句即用京房“律准候气”的典故。还有其他的旁涉内容,如朱熹《周易本义》解说《大象传》:“安静以养微阳也。《月令》:是月斋戒掩身,以待阴阳之所定。”这又侧重于养生之道。

四、结束语

《周易》《贲》卦《彖传》有著名的一句话:“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即古代典籍中最早使用“天文”一词者。易学与天文学相关联的诸多内容,已积淀为极具特色的文化传统,值得深入探析,而《复》卦与冬至节气相联系形成的丰富文化蕴涵,正是其中引人瞩目之一例,此即本文撰写之意旨。

参考文献:

- [1] 孔安国,孔颖达.尚书正义[M]//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119.
- [2] 范晔.后汉书·律历志[M]//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
- [3] 班固.汉书·律历志[M]//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975.
- [4] 司马迁.天官书[M]//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1340.
- [5] 孔安国,孔颖达.周易正义[M]//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 [6] 尚秉和.周易尚氏学[M].北京:中华书局,1980:124.
- [7] 惠栋.周易述·附易汉学·易例[M].北京:中华书局,2007.
- [8] 黄黎星.论汉代易学文化解释功能的扩张[J].周易研究,2010(4):70-80.
- [9] 李鼎祚.周易集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10] 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6:233.
- [11] 梁韦弦.程氏易传导读[M].济南:齐鲁书社,2003.
- [12] 萧汉明.周易本义导读[M].济南:齐鲁书社,2003:176.
- [13] 马振彪.周易学说[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2:245-246.
- [14] 陈立.白虎通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4:224.
- [15] 范晔.后汉书·礼仪志[M]//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
- [16] 黄黎星,孙晓辉.京房援《易》立律学说探微[J].黄钟,2008(4):175-181.

(责任编辑:王圆圆)